



夕陽將它第一件漂亮的
霞衣穿到我身上
花園裡的玫瑰壓不扁
我不高，卻勇敢的抗拒
狂妄的東北季風
日日，更彎著腰
點燃盆地裡亟欲發亮的燈火

——路寒袖〈大度山〉

拒絕聯考的奔逃路線
重回路寒袖的青春詩路

圖、文 | 王信允

東北季風的尾巴，還在用肌膚的冷宣示著存在。上一個季節，詩人的眼睛與攝影機走走停停的在臺灣各角落的路上構築詩緒。旅行是為了回家，家鄉是永無止境的旅程，詩人如是說。這回，駐足山海屯，站立大度山，再次下筆，這裡是詩人少年思想詩潮的母胎，也是一座少年詩人與現實縮影拉扯的戰場。生命一有了懷疑，就此轉彎了，於是這個城市有了個詩人、詞創者、攝影師——路寒袖（1958年—）。



▲ 詩話鏡頭下，給予了萬和宮生活寫實的親沁。（攝影 / 路寒袖）



▲ 土地被理想灌溉，散發出溫煦的光，這是詩人鏡頭下的張廖家廟。（攝影/路寒袖）

那年 第一代拒絕聯考的詩人

苑裡山柑王，詩人的出生有絲竹交響般的氣勢，那是大家族的薪火。四歲，他從父系聚落移動到母系村鎮，從苗栗的海線到大甲的山海，臺中餵養著童年的記憶與青春的鼓動。

位於舊市區的臺中一中是路寒袖青春絮語的起始點，文學的啟蒙地，也是生命中第一次離開大甲的動因，因為移動，所以生命有了變異的可能。上了高中，宿命讓路寒袖邂逅了現代文學，才會走進現代文學這條路，當時的志願是作一個小說家。他住宿育才街三號，市長官邸旁的巷弄，這個新的臨時居住點是生命中第一次與臺中的獨處。而巷口的豐仁冰、牛奶冰淇淋與蜜豆包覆著的梅酸，就成了青春與文學鄉愁的味覺語境，至今都還在那。

青春的軌跡是善動的。路寒袖住過臺中市救國團附近、合作新村，當時美國新聞處（現在的維他露基金會）位在學校和中興堂之間，那是他最常聽演講的地方；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（現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）體育場邊的學生餐廳，則是回宿舍路上必停留的覓食點；省立圖書館、臺中公園必有一中人的影子記憶。而另一條他最常去的地點，是三民路上專賣



▲ 臺中一中，路寒袖青春絮語的起始點，也是文學的啟蒙點。

臺中一中，青春絮語的起始點，文學的啟蒙地。位於舊市區的臺中一中，是生命中第一次離開大甲的動因，因為移動，所以生命有了變異的可能。

各類國高中參考書、現代文學的書店。那間叫水牛，更遠的就是中央書局。記憶這麼告訴他。

回視而看，那些青春地景之上，連動著生命轉折的是高二上學期那年與同學、學長們興辦的文學社團「謬思社」。研讀現代文學是創社的目的，伴隨而來

則是創作的初試。王尚義，這個世代沒有太多人記住的作家，以跳脫彼時古典詩詞教育框架之外的文字開啓了路寒袖的閱讀視野。謬思社這把火正式開燃了文藝青年的現代文學之路，賴和、楊逵、鍾理和、陳映真、黃春明、王文興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白先勇湧入了少年的世界，那是自豪的閱讀。

文學閱讀擴充了少年路寒袖在臺中的生活軌跡。那些年，常與靜宜、東海、中興大學的學生聯誼，也因為這些人際接觸，路寒袖正式與自己的生涯宣誓：拒絕聯考。他始終無法接受沒有現代文學與現代思潮的大學文學人，他認為一個有理想、覺醒的學生應該要讀現代文學。我不要像他們一樣，少年詩人如是說。叛逃的路，迅然開啓。

花園 古墓老人與現代青年的浪漫

高中畢業的隔年，1977，晃蕩流浪了一年，那是虛無主義投射下的顯像。彼時，他在貧乏的資訊中意外知道「楊逵還活著」、「楊逵在臺中」、「東海大學對面」，去時才發現東海花園裡的工寮，就是當時文藝界、政界常去拜訪楊逵的地方。

希望能去住，單純想法引誘著拒絕聯考的青年。

打探下，果然能去住。上一個拜訪的文學家劉還月前腳剛走，路寒袖就去找楊逵。三月，那是古墓老人、〈送報伙〉的作者楊逵與青年詩人路寒袖第一次見面。

楊逵的爽快答應，一瞬間白費了路寒袖預想的滿腹理由。當時青年的劇本是「歐基桑你這很清幽，我要重考大學，我來住這裡邊唸書邊幫你種花。」楊逵聽進去也相信了，東海花園與楊逵成為走投無路青年詩人第二個重要的思想母胎。東海花園，這個生命重要場景陪伴少年詩人洗練著文學觀與思想的辯證、創作內容與形式的拉扯，那是一種蛻變。東海花園是生命的轉運站，讓飄浮在空中的青年詩人落地了；看著楊逵，體悟了偉大作品不是出自神之手，而是來自於平凡人，偉大的定義在於精神與實踐。這段過去，與楊逵的共同生活，成為路寒袖一生創作中重要的養分。此時的青年詩人，從迴轉道重回了學術進修與社會實踐的旅程。

腳下 動人的詩路開起生命新境遇

以文學傳播為職志的路寒袖，帶著東海花園底定的志氣與木材廠加班攢來的兩萬元，考上了大學。

文學的操練，多元開展。八〇年代，他對臺灣歌謠詩作的嘗試成為經典。1992年起，一首首臺語詩的面見，讓人驚豔，他說「行入臺語文學的花園，發現即蕊嬌閨紅的花」。

詩人以民間文學形式創作詩歌，揀用文字，並追溯臺語的文化根性，在強調土地情感與土地意識時，以依循閱聽人耳熟能詳的曲韻句式創作。你總會記得電影《戲夢人生》中鳳飛飛唱著他的詩詞：「汝的名，寫佇水中央，寫佇雲頂……。」另一首同是鳳飛飛所唱的〈思念的歌〉和潘麗麗唱的〈畫眉〉，讓詩人得到了第六屆、第七屆金曲獎最佳方言歌曲作詞人獎。

〈春天的花蕊〉、〈臺北新故鄉〉、〈四月望雨〉更是膾炙人口的臺語歌，標誌了一個時代的軌跡。

從少年詩人的現代文學啓蒙、詩的創作、詞的創新，詩人之眼與詩人步履有了新觸媒的結合。詩攝影詩創作是路寒袖另一次跨領域、跨媒介的嘗試；透過攝影影像與詩的意向，將文學中隱喻、精煉的美學轉換呈現，影像詩學的前衛性卻也在在符應著「詩要先走入群眾」的創作理念。

從異國影像詩集《忘了，曾經去流浪》、《何時，愛戀到天涯》、《陪我，走過波麗路》到《走在臺灣的



▲ 詩人路寒袖暢談其文學人生。

路上》，路寒袖再次回到母土，從土地的故事、生命的記憶拓展地誌詩寫，以文字跟攝影作為存記方式。跟著詩人的眼睛看島嶼，捕捉詩人過去與未來的創作精華。當文學的社會實踐遇見愛戀的土地，我們將繼續看見詩人的生命記憶與動人故事，而那條拒絕聯考的奔逃路線中，青春詩路也將帶著臺中文學精神而延續。⊕

